旧学与新知融为一体　科学与人文跨界典范

散文大家陈之藩走了！

本报讯（记者张弘　朱桂英）展览还在举办，主人却已不在。生于1925年6月19日的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教授，电机专家、著名散文家陈之藩先生25日15点40分因肺炎在香港韦尔斯医院去世。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称，著名科学家和散文家陈之藩的去世，是华人和中国人的损失。

两次中风后少露面

陈之藩曾经在1985年任职美国波士顿大学时中风，紧急进行脑部手术后才救回一命，1993年至2003年，他曾经回台湾担任台湾成功大学电机系客座教授，之后才赴香港担任香港中文大学的荣誉教授。本报2008年7月3日曾经在“个人史”栏目报道了他的人生经历。此后不久，他严重中风，就鲜少公开露面。一直在香港养病，由第二任妻子童元方照料生活起居。

文物特展仍在进行

陈之藩第二次中风后，台湾成功大学发起“抢救陈之藩”，由当时教务长汤铭哲担任召集人，希望在陈之藩有生之年，将其文稿、书信等加以整理。陈之藩获悉后非常高兴，把他在成大留下的书籍、书信及文稿等重要文物300多件都捐给成大。尽管有病在身，陈之藩仍坚持于2010年、2011年两度坐着轮椅回到成功大学，出席“陈之藩文物特展”，“陈之藩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与“文学家系列国际学术研讨会”。

记者在台湾成功大学网站看到，成大将择期办理追思会，缅怀一代文学家，供各界追思悼念。香港中文大学网站显示，由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工程学院及台湾成功大学合办的“云淡风轻——陈之藩教授文物特展”，在2012年1月14日至2012年3月13日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胡忠多媒体图书馆二楼举行。

资料图片

■ 文化人纪念

在陈教授的身上，我们看到他将科学与人文结合塑造得最完美。也惟有兼具理工与人文素养者，才能够将旧学与新知融为一体，写出这么多脍炙人口的好文章。”

——台湾成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潘浙楠

陈先生的散文不是沿着时代向前走的，而是向后走的，他和梁实秋、沈从文那一代的文学家的风格更为接近，我读陈先生的文章，脑海里经常浮现出一句诗‘秋水文章不染尘’。”

——《中国周刊》总编助理，青年学者陈远

■ 名作选读

在沁凉如水的夏夜中，有牛郎织女的故事，才显得星光晶亮；在群山万壑中，有竹篱茅舍，才显得诗意盎然；在晨曦的原野中，有笨拙的老牛，才显得淳朴可爱。

祖国的山河，不仅是花木，还有可感可泣的故事，可吟可咏的诗歌，是儿童的喧哗笑语与祖宗的静素墓庐，把她点缀美丽了！

——摘自散文《失根的兰花》（入选鲁教版初中语文六年级下册）

■ 人物小传

早年成胡适忘年交　晚年谱轰动“忘年恋”

陈之藩，生于1925年，河北霸县人，天津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电机系学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科学硕士，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生前曾在美国、台湾、香港任教。其研究专业为电机工程，却以散文享誉海内外，散文集包括《在春风里》《旅美小简》《剑河倒影》等，作品《失根的兰花》、《哲学家皇帝》、《谢天》等入选两岸三地的语文教材。

陈之藩年轻时，求知若渴，频与胡适、沈从文、金岳霖等学者书信往还，曾被梁实秋戏称man of letters（书信之人）。他与胡适的忘年之交，则成为学界佳话。

1947年7月，任职北大校长的胡适，做了一次题为《眼前文化的动向》的广播讲演，彼时在天津北洋大学电机系就读的陈之藩，与胡适有不同见解，遂提笔致信胡适，至此开始与胡适的笔墨之交，其鸿雁往来之书，最后成集为《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

陈之藩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赴美留学，得胡适资助，还款时，胡适说：“其实你不应该这样急于还此四百元。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的。”

陈之藩一生有过两段婚姻。原配王节如大他七八岁；第二任妻子童元方小他将近三十岁，两人曾因“忘年恋”轰动一时。两人相识、相恋都已中年，且各有婚姻。1997年，陈之藩被童元方当时在台湾的丈夫控告妨害婚姻及家庭，最后以不起诉处分。在王节如过世、童元方和前夫离婚后，童元方与陈之藩将近二十年的爱情长跑方修成正果。2002年，七十九岁的陈之藩和五十余岁的童元方在美国结婚。

DG最年轻签约音乐家上演独奏音乐会　国家大剧院完美演绎李斯特

“赤脚”奥特完成中国首秀

本报讯　（记者姜妍）“赤脚小仙”，这是爱丽丝·纱良·奥特在国家大剧院的独奏音乐会结束后，中国乐迷给她的封号。这位目前DG最年轻的签约音乐家，上周在北京完成了她的首场中国音乐会。

顶替郎朗出场一战成名

用才貌双全形容奥特并不过分，这个德日混血的美丽女子至少可以流利地掌握德语、英语、日语这三种语言，在她的个人官网上也是分别有这三种语言的不同版本。她4岁开始习琴，从7岁开始频繁获奖，至今已经与许多著名的乐团与指挥进行过合作，出了4张专辑，是被广泛看好的古典音乐界新星。

奥特曾经在2010年11月临时顶替郎朗在英国巴比肯中心登台，与伦敦交响乐团合作李斯特第一钢琴协奏曲。那一次的演绎为当时年仅22岁的奥特赢来了太多好评，英国《卫报》称她的演奏“精彩绝伦，叹为观止，造就了一个又一个传奇。”这样的高度赞誉当然也让中国观众对这位新崛起的年轻钢琴家有了更多期待。

光脚完成音乐会

过往奥特的许多独奏音乐会上她都光脚出席，关于光脚的问题也总被各国记者询问。在北京的这场独奏音乐会上，奥特将这一传统继续发扬，她着一抹红裙，赤着脚完成了整场音乐会，有不少听众不免发出这样的疑问，“光着脚踩踏板不疼吗?”。或许因为第一次在北京演出，再加上在上半场奥特选择的曲目是贝多芬和莫扎特，起初的演奏过程里，还能听出她的一丝紧张。但到了下半场的李斯特就完全变成了她的天下，李斯特乐曲里不受束缚的自由和奥特的性格非常吻合。

独奏会头一天，记者曾经向她询问关于李斯特的《钟》女性不容易演绎的问题，独奏会上奥特返场的最后一首曲目恰恰就是这首《钟》，这首曲子的演奏也把全场气氛带向顶端。事实上，许多中国听众都对奥特演奏这首曲子的一段视频印象深刻，视频里奥特扎个马尾辫，穿着非常休闲，手指在键盘上灵活跳跃，这段演奏得到了许多中国乐迷的褒扬。而在回答记者关于《钟》是否会让女性不易演奏的提问时，奥特也很率性地说“这种说法是狗屎!”

乐评人寇燚在演奏结束后说，奥特在现场演奏的莫扎特有些死板，贝多芬又处理得有些急躁，但到了下半场她那不爱束缚、叛逆、淘气的性格就和李斯特贴合到了一起，耍得很带劲。

奥特在下半场将李斯特的钢琴曲演奏得非常贴切带劲。

■ 奥特谈作曲家

谈贝多芬

我很愿意展现贝多芬两首C大调奏鸣曲之间的变化。C大调通常给人光明的印象和能量感，他的第3奏鸣曲正是如此充满青春活力，但第21奏鸣曲“黎明”却带你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既纠结又勇敢，结尾处黎明在望。

谈李斯特

李斯特对后人产生各种影响，所以你肯定能够从德彪西、巴托克甚至勋伯格那里找到线索。所以李斯特绝不仅仅是炫技，女性演奏李斯特也绝对不会有额外的困难，你看拉赫玛尼诺夫的手很大，也不见得能弹好李斯特，这不是生理和技术问题。

责编 邓玲玲　美编 王璇　责校 李铭